

绘生命原色 抒家国情怀

——专访著名画家吕峻涛

记者 孙妙鸿



吕峻涛在乡村写生。

桃红柳绿的春天，在古城西安一处安静的工作室内，墨香氤氲、暖意融融。推门而入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墙上悬挂的数幅山水画卷：有的气势磅礴，层峦叠嶂间云雾缭绕；有的秀润清雅，溪流潺潺处茅舍隐约。案头摊开的宣纸上墨迹未干，一支兼毫笔静静搁在青花瓷笔山上，仿佛刚刚完成一场与纸墨的对话。书架上，《历代名画记》与《鲁迅全集》比邻而居——这是一个奇特而和谐的艺术空间，主人亦是一位在文学与绘画之间自如游舞的跨界艺术家。

吕峻涛先生从画案前起身相迎，笑容温厚。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第九届理事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原陕西省美术家协会党组书记、副主席。他身上既有文人的儒雅沉静，又透着艺术家的敏锐与执着。正是这种独特的跨界背景，使得他的艺术创作呈现出与众不同的风貌：不仅有文学叙事的细腻肌理，而且饱含绘画语言的视觉张力，让观众在欣赏艺术之美的同时，更能感受到那份深植于民族文化基因中的家国情怀。

跨界求索：从文学高原到绘画高峰的艺术长征

吕峻涛的艺术之路，始于30多年前的文学创作。早在20世纪80年代，当许多同龄人还在迷茫中探索时，他已凭借敏锐的观察力和深沉的生命体验，以小说创作步入文坛。长篇小说《生命如树》中，他通过一棵古槐的命运变迁，隐喻一个家族的兴衰沉浮，展现了对生命轮回的哲学思考；散文集《检讨自己》则以诚恳质朴的笔触，记录了一位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的自省与坚守；中短篇小说《秋天的诺言》里，那些发生在黄土地上的故事，至今读来仍能让人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。

“很多人问我，为什么在文学创作已有所成的时候，又转向绘画领域？”吕峻涛泡上一壶陕青茶，茶香在空气中缓缓散开，“其实在我心中，文学和绘画从未分离。它们都是表达对世界认知的方式，只是媒介不同罢了。”

他拿起桌上一本边角已经微微卷起的《文心雕龙》：“刘勰说‘心生而言立，言立而文明’，文学是用文字构筑意象；而张彦远讲‘夫象物必在于形似，形似须全其骨气’，绘画是以笔墨塑造形象。二者异曲同工，都需要观察、思考、提炼和表达。”

正是这种对艺术本质的深刻理解，让他在不惑之年毅然拿起画笔，开始了中国画创作的探索之旅。在他看来，长期的文学训练不仅没有成为绘画的障碍，反而成为独特的优势：“文学培养了我对生活的观察力，作家要善于捕捉细节，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、一缕光线，都可能成为传神之笔；文学也锻炼了我对情感的把握力，如何让人物的喜怒哀乐跃然纸上；更重要的是，文学创作中对结构的掌控力，与绘画中的构图经营有着惊人的相似性。”

他随手在纸上画出几个几何图形：“写一部长篇小说，要处理人物关系、情节推进、时空转换，这就像绘画中的宾主、虚实、疏密关系。不同的是，文学是时间艺术，在阅读中线性展开；绘画是空间艺术，在一瞥之间呈现整体。但二者在‘经营位置’上道理相通。”

情系安康：笔下山水的精神原乡

在吕峻涛的艺术世界里，陕南山水、安康风光占据着极为特殊的位置。这位生长于鄂北高原的艺术家，对秦巴山水的灵秀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和独特的表现。

“第一次去安康是20世纪90年代，当时我还在从事文学创作。”吕峻涛回忆道，“车过秦岭，眼前的景象完全变了，山变得秀美了，水变得丰沛了，连空气都湿润清新。那种感觉，就像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。”

他站起身，走到一幅题为《瀛湖晨雾》的作品前：“你看这里，我尝试用淡墨表现湖面上的晨雾，那种朦胧、氤氲的感觉，是北方少见的。但仅仅表现雾还不够，我在雾中点缀了几条渔船，帆影隐约，这就有了生活气息，有了人的温度。”

多年来，吕峻涛20余次深入安康写生采风，足迹遍及瀛湖、南官山、凤堰古梯田、汉江画廊。在他的速写本上，密密麻麻记录着各种观察：春天茶芽上的露珠折射的光泽，夏季汉江洪水过后留在岸边的纹理，秋日稻田的金黄与远山的青黛如何形成色彩对比，冬季巴山夜雨时山色的层次变化……

“安康是一块神奇的土地。”谈及此处，吕峻涛眼中闪烁着光芒，“地理上，它是中国南北分界线，秦岭和巴山在这里交汇，汉江从这里穿流而过，形成了独特的地理风貌。文化上，它是秦楚文化的交融地带，既有北方的雄浑，又有南方的灵秀。这种独特性，为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创作资源。”

但他关注的远不止自然风光。“我更喜欢走进安康的村落，观察那里的人们如何生活。”吕峻涛翻开一本厚厚的写生册，里面除了山水速写，还有许多人物的素描：紫阳茶山上背着竹篓的采茶女，石泉老街上制作鼓气馍的老人，岚皋南官山

下牵着水牛的农夫，汉江渔船上撒网的渔民……

“这里的山水有温度，有故事，有生活。”他深情地说，“农民在梯田里耕作，他们的动作节奏与土地的曲线形成和谐韵律；渔人在江上撒网，那一刻的力量与美感，是任何摆拍都无法捕捉的；茶农在山间采茶，手指在茶丛间跳跃，就像在拨弄大地琴弦……这些生活场景与自然景观融为一体，构成了最生动的人文画卷。”

这种对生活本质的关注，使吕峻涛的山水画超越了简单的风景再现，升华为对生命状态的呈现。“艺术创作最忌讳概念化、符号化。”吕峻涛认真地说，“有些人画农村，就是几间瓦房、一条小路、远山近树，千篇一律。那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理解农村的生活肌理。我在安康长期蹲点写生，知道不同季节农民在做什么，知道他们的喜怒哀乐。这样画出来的山水，才有呼吸，有心跳。”

创作心法：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艰难平衡

近年来，吕峻涛的创作更加注重时代精神和家国情怀的表达。由他主导创作的《巍巍秦岭》入选人民大会堂陈列，这幅长8米、高3米的巨制，以全景式构图展现了秦岭的雄伟气势；《醉在金秋》陈列于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，以浓郁的暖色调和饱满的构图，歌颂了新时代的丰收景象。

从文学创作转向绘画实践，吕峻涛走过了一条不寻常的艺术之路。没有科班训练的背景，反而让他少了条条框框的束缚；而深厚的文学修养，又使他对绘画本质的理解直抵核心。

“艺术创作不能脱离时代。”吕峻涛坚定地说，“我们身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，艺术家有责任用手中的笔，描绘这个时代的壮丽画卷，表达这个时代的精神气象。这不仅是使命，也是荣幸。”

在他看来，中国山水画从来就不仅仅是自然景观的再现。“从宗炳的‘澄怀观道’到郭熙的‘林泉高致’，中国山水画承载着中国人的宇宙观、生命观和审美理想。今天我们画山水，既要传承这种文化精神，又要注入新的时代内涵。”

对于山水创作，他有着系统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，这些思考集中体现在他的“创作五法”中。

“怎么画？这就面临谋篇构图的问题。”吕峻涛指着墙上未完成的作品说，“很多人以为构图就是物象在画面上的安排，其实远不止于此。谋篇构图是创作的关键所在，是画家全部修养的集中体现。这与创作者的生活积累、阅历深浅以及对生活的认识程度有极大关系。”

他拿起一本《红楼梦》：“曹雪芹写大观园，不是一上来就描写亭台楼阁，而是通过贾政带宝玉题对额，一步步展开。这就是文学中的‘经营位置’。绘画同理，画面如何起承转合，何处密不透风，何处疏可走马，都需要精心设计。”

吕峻涛强烈反对两种创作倾向：一是完全依赖照片，照抄照搬自然景象；二是泥古不化，只按套路创作。“现在科技发达，高清相机可以拍到最细微的细节，有些人就对着照片一点一点描摹，画得惟妙惟肖，但这是技术，不是艺术。”他摇摇头，“就像写小说，如果你只是把一天发生的事情事无巨细记录下来，那只能是流水账，不是文学作品。”

吕峻涛总结的“创作五法”系统阐述了他的艺术理念：一是对素材进行艺术提炼，深入生活收集的素材往往是杂乱无章的，需要去粗取精、去伪存真。就像矿石需要冶炼才能成为金属，生活素材也需要提炼才能成为艺术形象。二是明确思想情感的重点，每幅画都应该有一个情感核心，就像音乐中的主旋律。三是形成个性化的语言符号，每位画家都应有自己的“指纹”，一看就知道是谁的作品。四是注重画面结构布局，中国画讲究“章法”，其实就是画面的结构关系。五是锤炼笔墨精神，笔墨是中国画的根基，没有笔墨，中国画就失去了灵魂。他现场演示了不同的用笔方法：中锋勾勒出的线条浑厚有力，侧锋皴擦出的山石粗糙坚硬，散锋点出的树叶蓬松自然。“墨分五色，焦、浓、重、淡、清，通过水分控制和用笔速度，可以产生无穷变化。这需要长期练习，没有捷径可走。”

以真诚之心，绘时代之魂

作为在文学和绘画领域均有建树的艺术家，吕峻涛对年轻艺术工作者的成长格外关注。“艺术创作没有捷径可走。”采访时，他诚恳地说，“现在有些年轻人太着急，刚学几年画就想形成风格，参加几次展览就想成名成家。这种心态要不得。”

他对年轻艺术家提出三点建议：首先要扎根生活，积累深厚的生活底蕴。“艺术源于生活，这是永恒的真理。但现在有些画家不愿下乡写生，靠着照片和想象创作，作品必然苍白无力。我每年至少有两个月时间在下面跑，秦岭72峪我跑了近一半，陕南的县区我几乎都走遍了。只有脚上沾满泥土，笔下才有真情。”其次要深入学习传统，掌握中国画的精髓。“现在美术学院教育存在重技法轻理论的倾向。学生能画得很像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画。中国画是修养的艺术，需要文学、历史、哲学的多方面滋养。不读《诗经》《楚辞》，怎能理解‘意境’？不读老庄哲学，怎能理解‘虚实’？不读诗词歌赋，怎能为题款？”最后要在传统基础上勇于创新。“齐白石说‘学我者生，似我者死’，每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声音。但创新不是空中楼阁，而是在传统根基上长出的新枝。我的绘画融合南北宗，就是基于对传统深入研究后的融会贯通。”

他特别强调“真诚”在艺术创作中的重要性：“艺术是心灵的外化，唯有真诚，才能打动人。不要追逐市场潮流，不要迎合评奖标准，要静下心来，倾听内心的声音，画出自己真正感动、真正想画的作品。这样的作品也许一时不被认可，但时间会证明它的价值。”

采访结束时，吕峻涛铺开一张四尺宣纸，提笔凝神片刻，然后挥毫作画。笔走龙蛇间，秦巴山水的轮廓逐渐清晰，近处岩石用焦墨勾勒，坚实有力；中景山体以积墨法层层皴染，厚重苍润；远景峰峦淡墨轻扫，若有若无。最后，他在山腰处添了几间屋舍，山脚下点染一湾江水，江上轻舟一叶。

“这是记忆中的安康。”他放下笔，微笑着说，“不完全是某一个具体的地方，而是多年感受的融合。有南官山的奇崛，有瀛湖的秀美，有汉江的灵动，还有那里的人们生活的气息。”这一刻，文学与绘画、传统与现代、个人记忆与集体情感、地域特色与时代精神，都凝聚在笔墨之间，化作一幅生机盎然的艺术图景。



《洞深水长》



《烟雨秋色》



吕峻涛作品



《棋于湾海滩》